

[法]弗朗索瓦丝·尚德纳戈尔 著

西方畅销书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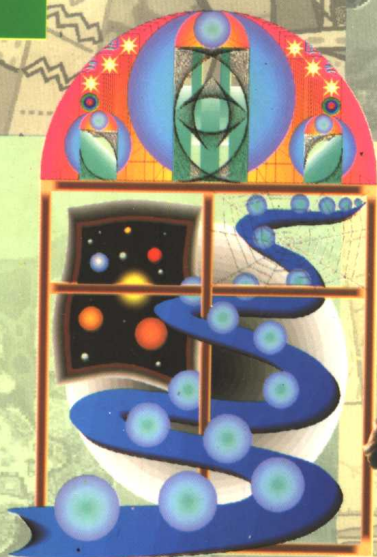
La première épouse

顾微微 译

海天出版社



前妻



前 妻

Françoise Chandernagor

[法] 弗朗索瓦丝·尚德纳戈尔 著

顾微微 译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妻/(法)尚德纳戈尔著;顾微微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00.8

(西方畅销书译丛)

ISBN 7-80654-250-7

I.前... II.①尚... ②顾... III.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3989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胡小跃 封面设计:张幼农

责任技编:卢志贵 责任校对:黄海燕 陈军

深圳建融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0年8月第1版 2000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1.875

字数:290千 印数:1-4000册

定价:18.00元

图字:19-2000-134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弗朗索瓦丝·尚德纳戈尔

一个男人在婚后25年离开了自己的妻子，跟另一个女人走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前妻》试图弄懂其中的原因。

本书被法国《读书》杂志评为1998年法国最佳图书之一，也是法国当年的畅销书之一。小说出版后，在法国引起巨大的反响，许多读者尤其是女读者纷纷给作者写信，感谢作者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写出了他们的感受。

弗朗索瓦丝·尚德纳戈尔是法国著名女作家，龚古尔学院院士，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成员，主要作品有《国王的小径》、《独一无二的女人》、《维也纳的大天使》、《狼孩》等，多次获奖，并被译成十多种文字。

目 录

1 前妻

附

300	关于本书及本书作者
301	作者简介
303	倒塌的夫妻大厦
308	一读为快
311	破裂的婚姻
316	他走了……
	——尚德纳戈尔访谈录

326	她撩起了面纱
331	法国式的离婚
334	一个弃妇的心声
338	为活着的丈夫服丧
342	被欺骗的爱情
345	诉说衷肠
350	不再殉情
353	离婚小说
356	弃妇小说
360	被损伤的爱情编年史
364	一本讲述可怕的故事的可怕的书
368	译后记

我在服丧。在为我活着的丈夫服丧。

我早就开始戴孝了：是在我们银婚之前的两年。九月、十月，是服丧的好时节，商店里可供挑选的余地很大，你会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寡居——随着服饰的变化。先是一条短裙，一件女上装，然后是所有的短裙，所有的女上装。

几个月来，色泽阴暗的服装对我很合适。为什么？我一无所知。它们对我很合适，就这么回事。至于首饰，我也只喜欢一款：黑珍珠。那是我丈夫在我四十岁时送我的。“不管怎么，”那天，我拆开我最新的购得物——一件烟灰色大衣时，我儿子对我说，“你应该在上面戴点反差大、对比鲜明的玩意儿，一种欢快的颜色！”于是，为了欢快，我给自己买了条细薄柔软的细纹布围巾。紫罗兰色的。

那年，我穿着黑色和紫色度过了冬天。我丈夫毫

无察觉；我也一样，真的。我在为他服丧，而自己却浑然不知：他眼睛盯着别处，而我，也没在看自己。

随着风和日丽的日子的回归，深色的衣服就变得比较难觅了。其实我该意识到，我要的是黑色的……我的短运动裤、短吊带裙，甚至比基尼游泳衣，一律要黑色的：“晒得黝黑的肤色，”女售货员一边把修女服、陪媪衫推到我面前，一边对我断言，“配纯黑色的最好！十分简朴，毫不做作：非常性感！”她有没有觉得是在骗我？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在竭力欺骗自己？

2
海滨是阳光下的大墓地，在那里，相爱的人们的身体并排地挨在一起。可是我丈夫并没有在我身边摊开身体，他在别处度假；他也许会在别处经历他的死亡？从前的丧偶者要在扣眼上佩戴数日的黑纱，而我，身穿黑色的泳衣躺在沙滩上，整个夏天就在皮肤上佩戴着我不幸的标志。我这个戴重孝的浴女，既是呈现在众人面前的，又是不许触碰的，我拒绝着自己招来的目光。

夏转秋回——是我们的最后一个秋天，最后一个属于“我们的”秋天。我已没有精力跑商店了，于是我穿重样的衣服。每天都不换装，也就是穿前一天穿过的，搭在椅子上的那些。我已没有勇气去开衣橱，去挑选。

一天早晨，为了在穿羊毛套衫时不弄乱头发，我用细纹布头巾系住头发。当我从领圈里钻出来时，我在镜子里看见了——这可是头一回——一个陌生的女人：黑袜、黑裙、黑羊毛套衫，和这黑头巾，它就像一块面纱似的罩在她脸上……一个哭丧妇，她从镜子的深处前来向我宣布了一个消息：我早就遭难了，我已经失去了。我失去了我的青春，我的丈夫。哦，诚然，他仍在那儿——我们在家里擦肩而过，我们同床共枕，我能用手指触摸到他——然而，他已不属于我……

得知了我的苦难，我为自己的服装而感到羞愧：真正的痛苦是深藏不露的。我的服丧是不由自主的，就好比是脱口说了句蠢话。甚至是句不得体的话，因为，我不是在哀悼一个死人，而是在哀悼一个活人。我无权享有安慰和同情。谁会去安慰守活寡的女人呢？尤其是这个活着的男人是如此的明目张胆——他无所顾忌，堕入爱河还洋洋得意！我在为我自己伤心，而这是不行的。该顾及体面了。为了孩子们，为了女佣人。

我一鼓劲儿，买了件白衬衣：莫非我希望戴着轻孝进入离婚？这光明的色彩，我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斗争着，想让它出现在我的心头和身上。然而我白费劲了，黑色占了上风。

我在为我的丈夫服丧，而因为这死人活着，于是我便为他的家庭，为他的朋友服丧。

假如我是在“形式上”失去了丈夫，其家庭便会围拢来，热情地抚慰我，把我搂在它的怀抱里。假如我用棺材和安魂曲埋葬我的丈夫，其朋友们便会支持我，环绕我……可既然他活着，而且活得很幸福，那么被一分为二的便是我了。瞧，我已脱离了他的童年——同班同学、家庭医生、度假屋——，脱离了他在娶我时带给我的全部回忆：他那摇摆的木马和他祖父的那些椅子，他母亲的烹调法和他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奇特的表达法（“叉开的手指的疾病”、“我的小把戏怎么啦？”），一些被遗忘的短语，不成套的物件，在我们共同拥有的那短短几年里，这些使我成了同谋。

如今，正是这过去否认了我，他的家世抛弃了我：其父母、兄弟、姐妹、表兄弟，对这“消息”的态度是，还有什么比这更天经地义的吗？这是喜事，是值得庆贺的；也许，这一“消息”还会传到坟墓上去……而他那些已故者，我所熟悉的、心爱的、被埋葬了的——他的四位祖父母，两位叔叔，大姐——还有他祖先的幽灵，普罗旺斯人，爱尔兰人，因为我老听他回忆，我都让他们复活了：起义者罗得里克、布里昂和马加里、莫列安和樊尚、哑女朱丽，他们是不是在坟墓里也觉得这“消息”是喜人的？对于这个家

庭来说，我曾经不是我丈夫的妻子，而是什么呢？是“附属品”，一如乡下的人们所说。我丈夫摆脱我了，我也应该脱离他们。

我是否应该像孩子给自己拔掉一颗牙那么做呢？或者温和些，像树叶随风而去？二十五年来共同拥有同一个姓氏、同一些桌子、同一些亡者，而很快地，再没有了共同点：“小姑子”、“公公”、“婆婆”，对这些称呼我无权再使用，使用它们的将是另一位。为了表明我们曾经构成的关系，以及我对他们的爱，字典尚没有提供相应的词：没有备用件可替换“废除件”。在独身用语方面，我还得全部发明出来——为了称呼那曾经是我妯娌的那位，难道我得说，我前夫的弟弟的妻子？这太噜苏了……

我在为我们的朋友服丧。我怨恨那些不来电话的，可我也怨恨那些来电话的。因为他们逼我说“那件事”。而我，每说一句真话，就不可能不伤害自己。我渴望安静，渴望远离尘世，我真想消失，隐居起来，而他们却建议我散散心，要求我作出解释！

首先，所有那些人，即卑鄙无耻的人们，他们竟然“不知道”，还兴高采烈地打电话来邀请我们吃晚饭……我告诉他们，已没有我们了，“我们”死了。我几乎得“请求原谅”；我是“尴尬的”，而他们是“伤心的”，到头来我还得安慰他们……为什么还没有

发明离婚讣告？即登在《世界报》或《费加罗报》上的启事？它可通知我们的亲朋好友，这对夫妇已死亡。而其出世（订婚、结婚），然后是多产（一个儿子，两个儿子，三个儿子，四个儿子），可是用铅字庆贺过的。在巴黎，有三分之一的婚姻中途破裂，对那些苦于没有广告客户的报纸来说，这岂不是一个可抓住的机会？尤其是，我的朋友们一直给我打电话，而且乐此不疲。他们是为了说服我，不要把一个如此平常的不幸变成一个悲剧……

原谅我吧：每年都有上亿人死去，可当我死时，对我来说这将是第一次。我进入统计学，可统计学并不进入我。我认识这个男人时才十八岁，我们当时都是孩子，离这些已经快三十年了，而三十年来，我这是第一次入睡时不希望再见到他，起床时不希望再听见他说话，而在发现新面孔、新国家时，不首先想到要对他说什么，而他又会回答什么。不管他离我的身体和声音有多远，我从未停止过对他说话；随时随地，他都陪伴着我；我随身带着他，让他品尝我所感觉到的每一种快乐，每一种痛苦。三十年是很短暂的，当你把所发生的一切，甚至时间，用二来除的话。可是，这突然又是三分之一世纪了，当你已只有一个生命时……你们要我在经过许多年后，潇洒地，“习以为常”地从这失败中脱身？要我保证——赎罪的那一套——下次做得更好？可是，为了重新开始一

个如此漫长，而且又以令人愉快的离异告终的婚姻，我前面已没有三十年了……

既然没有讣告和预报员，只得由我自己来发布自己的近况：“分居但未离异”、“手续正在办”……为了避免难堪的惊讶，为了抢在蠢话和误会前头，我自己来挑起问题，引出心里话，然后好乘机招供。鸡尾酒会，首场演出，开幕式，一切都适于宣布我的失宠。何况，假如必须不顾羞耻，还有比这流动的人群更合适的么？在那里，一旦大功告成，你就可以溜之大吉。在那里我总是可以找到机会，而有时我根本没找。当有人问起我当前时事，而我应该避而不谈时，我便说：“我有半月没看报了。在家里，以前一向是我丈夫捎回来的……”

“以前？”我邻居不胜惊讶，“他现在不再捎回来了？”

“不，捎的……”我从香槟酒杯里汲取勇气，同时大吸一口气：“可是他已不在家了。而且很快就不再是我丈夫了。”

一个天使过去了……可是，在巴黎，那天使是墨丘利^①，他脚上长翅膀，会把消息传得又快又远。可惜，第二个星期，当我在一次开幕式上邂逅一位学院

① 墨丘利：罗马神话中的商业神。

的老同学时，他还没到外省。这位老同学曾经认识我和我丈夫，那时我们还非常年轻，正在热恋。我已经有二十年没见到他了，生活把那个小伙子，那个五月革命的英雄，那个公认的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大大腹便便而受人尊敬的教区本堂神甫。可是他爱打趣。他一把搂住我，然后后退一步。“让我仔细看看你。坦率地说，你风韵犹存！”（说得倒好！我已又一次地投进了黑色和紫色中……）“知道吗，我的美人，你还完全值得一吻！”

“值得一吻，神甫先生？那可就太好了！因为，正如你所见，我丈夫刚刚离开我。”

从他那失常的神态，我意识到，我刚才失言了：我本该等到我们下次见面——二十年后——再通知我我的身份发生了变化的，着什么急……然而不，我却将我的失败直言相告，我借着敬饮的酒给他看了我的伤口！仪式之后，他再次陪伴我。因为这是他的慈善周，我猜到他在心慌意乱地寻思，是不是该建议我和他共度良宵……我还没到向“医学院的尸体”请求施舍的地步！甚至，在那段时间里，我较难忍受的，恰恰只有施舍的娱乐、提议的消遣；那种“高高兴兴离婚”的风格，是我周围的人们已经在希望看到我采纳的。“别钻进壳里去，从窟窿里出来吧，”那位有名望的朋友一再强调说，“我要给你组织一次小小的晚宴：会有一个丧偶者、一个离婚者和一个迷人的刚刚被妻

子抛弃的男子……”为什么不乘她自己在场，组织一次双腿残缺者晚宴呢？

另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她们都离过婚，是过来人），尊重我的溃败和羞耻：“那么你不陪我去旅行了？算啦！我不怪你。眼下，你更喜欢把自己藏起来，这是正常的……”然而，在挂上电话前，这同一个人向我断言，这种让我不堪忍受的痛苦，一两年后就会显得微不足道，“至多三年，亲爱的，好离好散的话，也就是三年。”——看起来，这是数学，一如怀孕。然后，她向我保证，我会不再痛苦，这一页会翻过去的，我会淡忘的……淡忘？可我不愿意！一想到我会不再爱我爱着的人，我就感到可怕！我怕自己痛苦，可我更怕自己痊愈。我不愿意治好它，爱情不是一种病！

我前面不是声称，每次打电话时，若必须把我所遭到的不幸通知那些还不知道的人，这会让我很为难吗？得，我这是在撒谎！相反，我天天都愿意，整天都愿意谈那个离我而去的人，写关于他的事，并因为他而伤心；我的忧伤对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既然这是他留给我的全部……当然，我变得理智了：这是一种有节制的忧伤——是抗抑郁剂、催眠药的作用。我请求医生把它变得让我能忍受，而不是消除它。因为，这是我三十年的生活惟一留给我的东西。假如我今后重生的话，我的重生将不会有过去……把悲伤留



给我吧，它仍在把我和他维系在一起——“我和他连得很紧”，“我们连得很紧”，让我把我们夫妇永远连在一起吧；让我这个寡妇，彻头彻尾的寡妇，消失吧。

我永远不会和痛苦协商。小口小口地喝毒芹毒药？欠账？不，我用现金支付悲伤。

让我幽居吧：我的痛苦比你们的安慰来得温馨。有了它，我愿把自己关上三百天。三百天不出门，不穿衣。给我关上门吧，就像给那些寡妇关上门一样。十个月之前，她们不能改嫁。服丧犹如怀孕……为什么不给离婚规定这守寡期限，这双方都必须遵守的暂息？

一个星期天，我丈夫扣上了手提箱；当天夜里，他搬进了那一位的住所（说实在话，数月来，他在那里只是半住，不论是从时间还是从感情上来说）；星期一，他要求邮局在“最短的期限内”给他转寄信件；星期三，他向我们的孩子宣布他打算给他们生同父异母弟弟。星期五，他携新欢去艾克斯，到他父母的农舍去度假。在那儿的衣橱里，有我上一年留下的几袭夏裙，而那一位在里面挂上了她自己的裙子。在我儿子的五斗橱里，她则放进了自己的睡衣。橱是我精心油漆，并用他们的名字装饰的。然后，她把自己“第一张床”的孩子们塞到了我孩子们的第一张床上……

“她是在自己家里，”我丈夫生硬地对我说，当时我问她，我们的儿子将如何与他团聚。“很简单，不是吗？他们通过她，她会转交的。你应该马上适应这点：在我母亲家里，就是在她自己家里。”

我本想——如同迦太基的王后狄多最后一次哀求其情夫——求他放慢步子，得体地给我五六个星期，让我适应：“我不再向他要求我们过去的婚姻，既然他已经背叛了它，也不要求他放弃有可能得到的幸福。我只要一段时间，那几乎不算什么，一点平静，给我几天让我平息狂热。在这段时间里，让命运教会我在失败中隐忍……”“可是他，”诗人补充道，“任何哀求都不能感动他，他听到的话无法使他动摇，一位神已合上了他的耳朵。”

合上了他的耳朵，他的眼睛，他的心。在他父母那里，他大概不会看到那个女人在清除我为我们的孩子回收的那些玩意儿，当时我们是一对穷光蛋夫妇。有包氯乙烯纸的纸板箱，我用来做成了床头柜和玩具箱；有用穿坏的衣服重新剪裁、缝制成的垫子，有装在烛台和空瓶上的台灯；还有那个饰有鳞片的红色枝形烛台，我把它存放在了一个角落里，因为，二十年前，我是用它来热奶瓶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无价值、无品位，应该扔掉的。“她在她自己家里。”

啊，我不愿意他死，可有时候，我又愿意他死！如果他死了，我失去的只是他而已……